

括外围组织)？是否带了任务去的泸县？在他的“传略”里都没有明白交待。以致在下文里对他去泸县后被捕，何以反动政府要把他押解重庆处理的原因，就无法作出解释。

按照“传略”的说法，曾琪琳同志去泸县后，由于参加了中共在那里的一个外围组织“新民主主义解放社”，再由这个外围组织派遣他去一个“武警中队任文书……做策反工作”。这个外围组织以后“遭破坏”，他才被捕的。并且“传略”又说他被捕后，是“严守组织机密”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反动政府不作就地处理？要超乎寻常地将他押解到重庆去处理，以致殉难于中美合作所呢？

对于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，据黄建泉同志说，解放后1950年1月，他（时在重庆三联书店）与袁邦民老师的妹妹袁亦村，不约而同地都去参加了那次烈士追悼会，听到说：曾琪琳同志一批好几个人被捕的原因，是由于在新世界旅馆或饭馆里的管帐先生（名不详）的一个同党先被捕了，把他们用来作了供状，才派特务连夜赶去泸县逮捕了曾琪琳同志的。

曾琪琳同志被捕押解去重庆后暂时羁押的处所，“传略”误为“罗汉寺新世界监狱”，实际是石灰市街的秘密看守所。根据是当时曾琪琳同志用铅笔写有一张字条，托人交给了黄建泉同志，要黄给他送去衣物，黄送去时，他已被转押去了中美合作所。

再据《犍为县志》所载，早在1983年10月15日，四川省人民政府就已重新批准曾琪琳同志为革命烈士了。显然这是为了纠正1950年1月重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当时对曾琪琳同志结论为“殉难志士”而作出的决定。

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，到次年1月，时间未及两月，且社会秩序还比较混乱。要求把每个牺牲了的烈士的情况都要查得明明白白，事实上是做不到的。今天，我们处在和平而又稳定的环境里，是不应当在这点上失误的。

怀念曾纹烈士

胡立想

曾纹烈士原名曾廷钦，四川省井研县人，自幼受家兄曾廷藩（即健为县离休干部陈寄锋同志）革命思想的影响。1935年他哥哥被迫离家出走，一直与家里没有联系，她怀念和追随哥哥的革命道路，积极学习苏联革命文艺书刊、鲁迅小说和马列主义书籍，从不间断。初中时期，她在乐山县立女子中学已经是一名进步学生。

1939至1941年，曾廷钦同志在成都成功中学读书，我在成都蜀华中学读书，由于当时读书的人少，乐山专区一带到成都的人都属川南大同乡。因同学同乡关系，我们节假日不断接触，发现她是一位有革命理想和志向的好同学，同她的关系也就更密切了。在她的影响下，我开始阅读苏联革命文艺书刊、鲁迅小说、《新华日报》、《大众哲学》和唯物主义之类的书籍。高中毕业，我们又一同在乐山武汉大学当“旁听生”，住了一年。

1944年，她考入四川大学（我考入四川省立会计专科学校），在学校期间，她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，向《新华日报》投稿。据我所知，她曾写过一篇“哥哥：你在哪里？”的文章，在《新华日报》副刊上发表（大约是1945年，用的名字是“一一”、“平平”），怀念她的哥哥曾廷藩。当时他的父亲、弟弟及全家人在乐山大佛寺岷江大河船上被淹死，由于切身的感受甚深，写出来的文章十分感人。

她在四川大学期间，参加了党领导的外围组织“民主青年协

会”，1949年下半年经川大地下党派遣来沐川县高笋小学，以教书作掩护，积极参加“川西南军区游击队”的筹建工作，并在筹建游击队中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

乐山解放后，游击队工作结束，她本来已随游击队同志到中共乐山地委分配工作了，后来又自动申请回沐川参加征粮剿匪（在沐川，县委曾考虑她身体不好，把她安排去筹建新华书店，未去）。1950年春节前夕，在利店征粮时，她曾写过一个“活报剧”，由工作队员在群众中演出。不久，工作队返沐川休整，经一个短时间，便又一同到当时的沐川县第四区（第一次建区于黄丹），她分配到高笋征粮工作队。1950年旧历正月十三，高笋土匪叛乱，她被土匪杀害，为沐川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曾纹同志当时刚同她爱人伍权均同志结婚不久，临牺牲时高呼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高呼哥哥曾廷藩和爱人伍权均等同志的名字，要他们记着她的牺牲，继承革命遗志，将革命进行到底！

怀念二妹曾纹烈士

陈寄锋 口述

帅华光 整理

我原名曾廷藩，参军到“抗大”改名陈寄锋，排行老大，二妹曾廷钦，参加革命后改名曾纹，老三曾廷彦早逝。我家原先开丝厂，比较富裕，在旧社会“大鱼吃小鱼”的形势下垮了，留有田土数亩，自耕糊口。

追 求 革 命

曾纹生于1918年2月，幼年时蓄短发，瓜子脸型，眉清目秀，聪明伶俐，勤奋好学。我先在井研念完小学、初中，考入川大附中，她以大米作学费读井研小学，由于家庭衰落祖业典当，我读了五期就辍学了，那失学的悲痛，形势的逼迫，人生是什么？前途是什么？一连串问号回答不了，徘徊、忧郁。二妹聪敏，见此情形也产生同病相怜，兔死狐悲之感。幸好得到我们老师的指点，教我们读鲁迅、冰心、胡适的文章，寻求人生道路。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给了我们很大启迪，爱国主义思想油然而生。

可是，家庭封建礼教甚严，不让我们接近进步人士，读进步书籍。后来形势发展，社会上出现两股潮流，一是“打狗”，即打倒帝国主义走狗——国家主义者；二是“打熊”，即打卢布熊——共产党。我们在廖次山等的引导下，主张“打狗”。他还教我写日记，天天写，月月写，年年写，为我修改。二妹课余之暇也经常翻阅，遇到问题就讨论，我俩无所不谈。后来井研县成立了清共委员会，口号是“宁肯错杀一百，不可漏掉一人”。明抓暗杀，白色恐怖笼罩着井研。我和二妹商量，面前有三条路，一是到通南巴，投奔共产党，无联系不行；二是脱衣服下乡，自己干革命，主张什么？如何干？不知道；三是出川另谋出路。结果选择第三条，出川。父亲坚决不同意，闹翻了脸，跑到川大找同学，父亲又找我回家。“走”与“留”成到我们与家庭斗争的焦点。

投奔革命

父亲眼见国民党反动派贪污腐败，到处抓人，两个子女受新思想影响，暗地参加进步活动，送信、贴标语，接受留法同学李嵩高的指导不易改变，留不住，留下来也保不住，最后决定“让我走”。但无路费，叫我去收“老账”100元，我去坐催10多天，收回50元。母亲和姑母东拼西凑共计60元，二妹当然支持，赠我四张手绢，我题字，她绣花作纪念，这是我们人生旅程中第一个转折点。

当时，我二伯曾北星在南京国民政府参军处吕操手下任上校服务员，我到南京只剩8元帮他做杂活，眼看他盘家养口困难，住不下去。一天在街上碰见南京学兵队的井研人，经介绍是学“防毒、救毒、制毒、施毒、消毒的”。我考进学校，这时二妹来信，已将我的20多本日记读完，写了些感想和小诗，我回信鼓励。学到一年半时，因家庭经济拮据，二妹停学了，加上包办订婚的廖继群是纨绔子弟，渴望冲破牢笼，决定解除婚约自我奋斗，要求我帮助升学。怎么办？我三晚未睡好觉，为了二妹决定改行。经我南京“战友”足球队队友的介绍，到上海锦江小餐川菜馆做杂工。别人每月七八十元，我第一个月只拿16.5元，汇了部分支持二妹就读井研女子中学（初中）。毕业后升学无望，被迫在乐山大佛寺附近小学教书，保长又吃她的工资和大米，她忍辱负重地教至抗日战争爆发。二妹性情倔强，有困难从不告诉人，还是她的朋友李树明来信告诉我说：“她患肺结核，典当了毛衣买药吃，极端困难。”我将呢大衣卖了，汇给二妹，另买一大盒阿斯比林（约一万片）给父亲，因军阀割据，地区差价大，他将药卖了，起本做生意，便赚了钱。从此二妹的学费由家庭供给，因此得考上嘉定联中（高中），但我还是在学习上竭力帮助。记

得巴金的《春》、《秋》、《家》、《新生》、《灭亡》出版，我自己读后，本本都将厚壳撕下寄给了她，还有《给女人们》、《再给女人们》等，在当时都属新书，对男女青年读之如解渴，背后传阅不已，对她影响较大。后来得知她与旧式婚约的廖继群解除了那副枷锁，走上新的前途，得我和父亲的援助，考上了川大。根据侄女曾在先回忆：“在我姑母上四川大学时，我跟随她三年（那时我大约3—6岁），她们经常有几个人在一起，只要她们在谈什么的时候，就叫我到外面去玩，他们唱《东方红》也教我唱，我唱会后并告诉我，“不要到外面去唱”。现在我还保留了一张川大毕业的学生照片，她的寝室成了宣传抗日救国的俱乐部。由于她组织能力强，多才多艺、曾自编自导自演抗日活报剧，多次在少城公园演出。为了活动经费，她回家闹分家，与家里人平分财产，将自己的那份遗产卖了。事后她写信告诉我“她已经成熟了，锻炼得更坚强了”。我们分道扬镳，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了。1949年末随军解放四川，至遂宁暂住，意欲回家与廷钦见面，她来信说“多少年来想念我，不但无音信，曾亲自去问过李亚群同志，李答‘在上海时见过，其余不知了’”因此认为我已经死了，曾经写过一篇《怀念我哥哥》在新华日报上发表。她的这封信写得较长，如解除婚约、父母之死，自己已比过去长进多了，而且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等……我也回信给二妹，准备春节回家见面，因各自工作需要，终未成行。谁料这竟是最后的一次通信。

献身革命

在1950年，我随军进驻湖北沙市，二妹到沐川高笋场任教。1952年与五通桥金粟镇伍权均结婚，婚后20多天即参加革命工作，伍调沐川教育局工作，二妹参加沐川高笋场征粮工作

队。由于她襟怀坦荡，一心为革命，深入刚解放的偏僻农村，土匪成群的地方，缺乏对敌斗争经验，当时土匪头目伍××请她吃饭，她带队参加了，未觉察土匪阴谋。事隔几天，在执行任务中被土匪包围，寡不敌众，四面无援，征粮队员一个个被绳捆索绑，受尽折磨。第二天转移，我二妹喊：“我刚参加革命，还未做一番事业，这一生就这样了结了吗？我要见见伍权钧呀！”土匪狡猾地说：“就是带你去见她。”第三天下午又带到另一地方，二妹被摧残得走不动了，土匪在草坡上挖一个土坑，凶狠地用刺刀从二妹下身刺入腹腔，血流满地，当时未死就被推下土坑。第二个是征粮队长高玉山同志又被刺死，立即投入坑内，尸体重叠尸体。土匪在恐惧慌乱中，铲几铲泥土掩盖后仓皇逃窜……妹夫在乐山开会，回来后也不知道，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被土匪杀害了。急与我来信，我痛不欲生。尔后沐川县长召开追悼会，宣布曾纹、高玉山为革命烈士，对曾纹遗体单独埋葬，国家拨款修了烈士陵园和红色高大的纪念碑，为曾纹、高玉山二位烈士塑了遗像，供人们凭吊，激励后人。我也多次带领家人扫墓留影，以慰英灵。写这篇回忆录也是对二妹的怀念和安慰。

人民的好女儿 曾纹烈士

李明梁

(一)

曾廷钦乳名清容，别名曾纹，四川井研县人。1924年农历二月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。

30年代初期，井研城内有一所六译公学，办学的李嵩高曾到西欧勤工俭学。他聘请了一些思想进步的教员，其中有共产党